

别人都撤走了，只有他留下了

——裴文中发现“北京人”头盖骨的传奇经历

□ 金涛

往事漫忆

在我的新闻生涯中，采写过不少知名人士，绝大多数都是亲自访谈，亲炙教诲，聆听有趣的往事，取得第一手资料，这是很愉快的。但是也有个别例外，裴文中先生就属后者。

裴文中先生因为发现了“北京人”头盖骨，对“北京人”用火痕迹和龙骨山人工石器的研究，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人类学中的地位。

1982年9月18日，裴文中在北京逝世。经老学长、科普所所长郭正谊兄引荐，约是10月末的一天，我在中关村一幢“高知楼”里，采访裴文中的夫人——舒令漪。老人精神矍铄，思路敏捷，也很健谈，由此间接地了解了裴文中传奇的一生。

现代文学史上的“考古学家”

作为享誉世界的我国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，裴文中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其名。1924年11月9日，他在《晨报副刊》发表小说《戎马声中》，以反对军阀混战、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呐喊为主题，引起鲁迅先生的关注。

小说发表时裴文中刚20岁，是北京大学地质系三年级学生。十年后，鲁迅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——小说二集》中，不仅收入裴文中这

篇处女作，还在序中提到：“这时——一九二四年——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。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，那《戎马声中》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，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……”，鲁迅写下这段文字已是1935年3月。他估计的不错，裴文中早已告别文学之梦，转向科学，到法国比利牛斯山的洞穴里去寻找古人类化石去了。

地质所里的“勤杂工”

1927年，裴文中从北大地质系毕业，生活的道路并没有向他敞开心扉，马上遇到失业的难题。原来的地质系主任曾同意裴文中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不料系主任换了人，裴文中只能离开北大。时值深秋，衣食无着的裴文中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翁文灏先生——地质调查所所长。翁文灏面有难色，直言相告：由于经费困难，无法收他为练习生。不过翁先生也体谅裴文中的困难，让他做些研究工作，如果写出论文，可按论文水平高低给予资助。翁先生的用意颇深，他要在实践中考察裴文中的业务水平，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。

于是裴文中留在了地质所，只不过他并非研究人员，连正式练习生也不是。搬石头，抬箱子，修理化石标本，干各种杂活。在外人眼

里，他就像个勤杂工。这位北大地质系的高材生，日复一日，坚韧地从事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。他在学习修理三叶虫化石时，以自己的古生物知识写出一篇三叶虫化石的论文，受到翁先生的高度评价，不仅发给他最高奖励30元，而且鼓励他继续从事研究，可以自己找题目。这对裴文中是极大鼓舞和扶持。

后来，经翁先生向协和医学校解剖系代理主任、荷兰人富顿推荐，富顿同意裴文中去周口店做发掘工作，月薪30元。实际上，只是给裴文中补了一个工人的名分。

从1920年起，北京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，在中外科学家共同努力下，挖掘出大量动物化石及人类化石。按照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校签定的合同，发掘与研究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，但任何标本化石均为中国国家财产，永远不许运往外国。1927年的发掘工作，由瑞典人步林博士负责，当年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。经英籍加拿大人、协和医学校解剖系教授步达生研究，写出报告，认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人类化石，是介于猿和人中间的一种原始人类，定名为“中国猿人北京种”，俗称“北京人”。不过，世界许多权威研究机构和著名古人类学家一致认为，步达生的结论很惊人，但他提供的实证

材料太少，令人难以信服。

周口店的“坚守者”

1928年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，外方仍由步林负责，中方由杨钟健负责。同年4月，裴文中随杨钟健同赴周口店，当时他只是帮杨钟健管理工人、账目和一些事务性工作。到了年底，发掘的动物化石日渐稀少，大家认为龙骨山的发掘已近尾声。这年冬天，天寒地冻，龙骨山特别冷清。步林博士参加德国斯文赫定的探险队去大西北考察了；杨钟健和法国神父德日进去了山西，寻找远古人类新的遗址；翁文灏也认为周口店发掘无甚重要，把周口店的工作交给裴文中，由他全权负责。

不料，命运之神在暗中眷顾着裴文中，他的人生像是在漆黑的山洞中穿行，很快就要看见洞口的曙光了。裴文中领着工人们继续顽强地进行发掘，他顶住北京方面让他立即停工的命令，挖开坚硬的石层，露出下边较软的土层。

“（1929年）12月2日那天，在开掘地方的北部，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。我很兴奋，于是用绳子将腰系住，鼓起勇气下洞去了……最后将出洞的时候，看见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黑的、圆形的东西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”“我出到洞外之后，与工人们又将洞开大了一



20世纪30年代在周口店的学者们（左一为裴文中）

些，露出了我方才看见的那个黑黑的、圆形的东西，原来是‘北京人’的一个完整的头盖骨。我和工人们都高兴得喊起来。”（裴文中：《龙骨山的变迁》）

这个重大发现，立即通过媒体传播世界，也让中外科学界记住了裴文中的名字。这位出身河北丰润农村的孩子，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！

“北京人”头骨化石的发现，提供了人类历史至少有70万年的令人信服的证据，是探索人类起源的突破性进展，世界为之震惊。自此，直立人的存在，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等生物进化问题，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。鉴于发现“北京人”头盖骨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对龙骨山发掘工作继续提供资助，于是

地质调查所正式买下龙骨山，成为国家科学教育基地。

1935年7月，31岁的裴文中从上海乘船赴法国留学，师从法兰西学院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教授步日耶。1937年6月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。

他的漫长的学术生涯是以这般传奇色彩展开的。

十年前，中国科学院《院史资料与研究》总第121期（2011年第1期）刊登了我写的有关裴文中院士生平的长篇报道，同时刊登的还有裴文中早年写的一篇小说《戎马声中》，以及安志敏先生撰写的《裴文中先生传略》。收到这份“裴文中专辑”，我如释重负。这篇文章在我的电脑里保存多年，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

《千里江山图》到底还能存放多少年

□ 张文虎



因为采用散点透视，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可谓变化多端，就远景而言就有高远、深远、平远、迷远、阔远、幽远之分。这“六远”在《千里江山图》中到处可见。

唐代以前作画一般都用绢，之后多用纸。不同时代绢的织法有所不同。比如，宋绢横竖都是用单丝，元绢横竖仍然用单丝，纹理稀疏。明清横竖为双丝，横为双丝，纹理密实。清绢横竖都为双丝。《千里江山图》画作几经辗转后最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，由于画作为绢本，属于蛋白质材料，每次开卷展出就会有蚕丝折断、颜料脱落等现象。所以，这幅千年高龄的画作不宜经常开展展出。

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现，当蚕结茧后，将蚕茧煮沸，煮沸后蚕茧可以抽丝。一个蚕茧可以抽出近1000米左右的蚕丝。蚕丝纤维比羊毛更加结

实。蚕丝由丝胶蛋白和丝心蛋白组成，丝心蛋白为结构中心，丝胶蛋白是丝心的粘性材料。蚕丝虽然结实，也容易上色，但是它们一旦受潮，就会受到昆虫的干扰，不太容易保存。因此，蚕丝的老化问题就成为一个自然科学的课题。一般认为，存在三种老化过程，分别是水解老化、光老化和热老化。这三种老化分别会导致蚕丝的力学性能、微观形貌、质量和分子结构的变化，导致蚕丝的寿命长短不一。

无论哪种老化过程，其一致性特征有：蚕丝纤维会出现重量损失现象，纤维的表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丝胶剥落，纤维的断裂会增加。老化过程中蚕丝纤维的内部结构从有序排列向无规化转变。

水解老化过程中蚕丝纤维的质量损失情况显著，纤维由于脱胶分散为

单一的丝素纤维，同时纤维的表面出现沟槽。光老化过程中纤维表面出现大量垂直于纤维轴向的裂痕和断口，脆性明显增加。热老化过程中蚕丝纤维的表面沿着纤维轴向的裂痕和断口，同时也有出现垂直于纤维轴向的裂痕。纤维的力学性能受温度高低的影响较大。

为了研究老化现象，科学家们使用了等效原理。比如研究热老化现象时我们使用时温等效原理，就是通过提高温度，减少观察时间的办法。通过时温等效原理的测算，室温下纤维的存在寿命可达15万年。当然，考虑到水解老化、光老化、氧化作用、颜料作用、细菌、霉菌和虫蛀等因素，蚕丝产品的老化速率快得多，其存在寿命短得多。

“绢寿八百，纸寿千年。”作为有机物的绢或纸，由于受自然界影响的外在因素和书画本身纤维的老化现象，绢本画作的寿命估算为800年左右，纸作的存留1000年左右。湖南省博物院的2000年的帛画拓展了艺术家的这个估算。

不难想象，如果将来能进一步提升绢画的制作装裱技术、修复技术和延缓老化的保存技术，所有绢画存续寿命原则上可以大大超过“绢寿八百”这个定论。



《聊斋志异》里的治病良药

□ 高宣亮

《聊斋志异》是清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，俗名《鬼狐传》。作者借用传奇来写花妖狐魅，使小说精彩充实，情节离奇而生动，极其曲折。蒲松龄的文学修养极高。选载其中的雷公藤、牡丹、蝎毒、合欢、忘忧、菊花等，非常有趣。

雷公藤：从断肠草到救人良方

雷公藤是中药研究现代化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范例，也说明中药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其活性成分的研究。

据传说，神农尝百草，最后因为尝了一种叫断肠草的植物，不治而死。断肠草又名雷公藤或水莽草。

断肠草就是卫矛科雷公藤，因为雷公藤对胃肠道有局部刺激作用，中毒症状表现为剧烈腹痛，好似肠子断开那样。雷公藤的俗名又称水莽草，李时珍说此草有毒，食之令人迷惘，故名水莽草。南北朝时渔民们用水莽草来毒鱼，鱼死后人食用。现在我们得知，水莽草中含有皂素，它是使鱼中毒的一种著名成分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关于水莽草的故事，据称吃了水莽草中毒而死的人成了水莽鬼，不能轮回投胎转生。在古代楚中桃花江一带盛产水莽草，因而水莽鬼尤其多。有一位叫祝生的年轻人，因误喝了急于投胎的水莽草鬼寇三娘的茶，中毒身亡。祝生临死前痛恨道：“我死后决不上这个女人账。”

有一天，村内有一人因食了水莽草但死而复生了，村民们都感到奇怪。祝生的幽魂悄悄走到母亲面前说：“是我救的他”，母亲说：“你怎么不去找一个替死鬼呢？”祝生说：“我很恨那些害人的人，所以我也愿意去害他人，不再去投胎转生。”从此，村内就不再有因食水莽草中毒而死去。后来天帝因祝生对人类有功，就封他为“四溟牧龙君”。

蒲松龄的这篇小说写得很有人情味，很动人。雷公藤的功效在我国民间已流传很久，主要是作为一种土农药，用于防治蔬菜虫害以及灭蛆、灭子丁，也作为外用治疗关节炎、跌打损伤及皮肤病等。

雷公藤以根的木质部入药，其味苦、性寒，大毒。内服需谨慎，有祛风活络，破瘀镇痛等功效，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、肾病综合征、末梢神经炎、麻风、红斑狼疮等常见病、疑难病的特效药。

雷公藤是中药里现代研究较为深入的药物，对其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已取得近百种单体，发现了不少活性的物质。

雷公藤的主要药理作用为抗炎免疫、抗肿瘤、抗肾损害等。

花中之王牡丹的药用价值

牡丹是花中之王，但是牡丹除了观赏外，还有药用和食用。

《聊斋志异》里有则讲牡丹的故事，题目叫《葛巾》。

洛阳的常大用癖好牡丹，听人说曹州的牡丹最好，就寻访曹州观赏了牡丹花。常大用在牡丹园内吟诗赏花，与一位紫衣女郎迎面相撞，被陪同女郎的老太婆骂了几句，伤心地回寓所了。

常大用回来后日夜思念女郎，憔悴欲死。有一天晚上，老太婆走进常大用的寝室，手中拿着一碗汤说：“这是我家的葛巾娘子送来的鸡汤，快将它喝下去！”常大用知道，鸡汤是一种毒药，心想：与其害思病之苦，还不如喝药而死。于是一饮而尽。

常大用喝后觉得药气香冷，好像不是毒药，酣然睡去，一觉醒来，精神振奋。他走进牡丹园中，看见思念的紫衣女郎站在花丛中，他赶忙向前，拉住女郎的手不放。进屋后忽听到外面有人要进来，紫衣女郎忙道：“是玉版妹子来了。”

后来的故事是常大用与紫衣女郎成了亲，并将玉版妹子许配给常大用的弟弟做媳妇。两年后，兄弟俩和姐妹俩又各生一子，日子过得非常甜蜜。

日子长了，常大用渐渐怀疑葛巾的身世，认为她非妖即鬼。因为葛巾曾说过，她母亲就是曹州的曹国夫人。常大用到曹州去查访，根本就没有姓曹的大户人家。后来在徐大官人的府上，看到一首《赠曹国夫人》诗一首，才明白曹国夫人就是一株牡丹。

常大用回去后向葛巾和玉版说出花中的题诗，两人脸色大变，各抱幼儿说道：“三年前，我们念你情意真切，才以身相报，今日你反而猜疑我们，以后不可以再相好下去了。”说着两人各举幼儿掷于地上，随即隐而不见。幼儿堕地处长出两棵牡丹，一紫一白，杂如如盘，比寻常所见的葛巾和玉版牡丹还要绚丽多彩。以后这两种牡丹繁殖遍地，从此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无双。

牡丹皮的化学成分含牡丹酚、牡丹酚苷、牡丹酚原苷、芍药苷、牡丹酚新苷、苯甲酰芍药苷、羟基芍药苷。尚含挥发油0.15~0.4%及植物甾醇等。

牡丹皮对心血管系统有明显的保护作用，有降血压、抗血栓、镇痛和抗痉挛作用；有抗炎、抗病原微生物、增强免疫系统功能的作用。

（上）
（作者系药物专家，曾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技术委员会秘书长）

至臻至谨 共创同心

□ 苏青



喜上眉梢 刘合院士 摄

“科苑文艺创刊红，内容丰，挚情浓。流淌心声，字字美鲜红。文化平初建设，高起步，势恢宏。//唯儒志趣竟书同，笔耕勤，才呈雄。文理结合，贵在融通。营造氛围提素质，辟新城，促馆隆。”2021年1月1日，由中国科技馆团委主办的内部交流刊物《科苑文艺》破茧创刊，这是中国科技馆文化建设又一新成就，实乃可喜可贺。辞旧迎新之际，翻阅散发着油墨清香的《科苑文艺》创刊号，喜不自禁，遂填上述《江城子》词一首，以表祝贺之情、褒赞之意。

文学是语言和文字的艺术，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才华和智慧；文化是人类物质精神创造的积累和呈像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，两者都是软实力的象征和表现。中国科技馆是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，是我们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。为此，营造工作环境的学习氛围，促进科技馆的文化建设，丰富个人世界的精神生活，滋养干部职工的人文情怀，提升广大员工的综合素质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《科苑文艺》的创办，对提升科技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，以及广大干部职工的服务能力和创新动力，定将大有裨益，定会大有可为，定能有所建树。

文以载道，诗以言志，书以抒怀，画以表意。希望《科苑文艺》遵循文艺创作规律，鼓励思考，激励创新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营造讲真话、言真情、书真意的人文环境，打

科技馆新馆建成开放10周年主题升旗仪式上，发布了“中国科技馆文化体系”建设成果，确定“体验科学，启迪创新”为办馆理念，努力做“科技教育的先导者，科技馆事业的引领者，科学文化的国际传播者”为发展愿景，“至臻至谨，共创同心”为中国科技馆的精神内核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科技馆文化长廊也于2019年建成开放。文化长廊含“领导关怀”“光辉历程”“政治引领”“党建园地”“纪检阵地”“文化体系”“工会风采”“青年之声”和“职工作品”9大版块，展示了中国科技馆建设发展历史、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和群团组织成果，以及干部职工拼搏风采、精神面貌和文艺才华，旨在通过日常的、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，不断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豪感、荣誉感、责任感和担当意识、服务意识、创新意识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国科技馆的文化建设内涵，不断提升中国科技馆的文化软实力，激励干部职工凝心聚力、共谋发展、同创辉煌。

作为文化建设的项重要内容，自2014年7月1日起，中国科技馆每月第一个星期的周二都要举办主题升旗仪式，至今已坚持77个月。举办升旗仪式时，馆国旗队员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列队出国旗、升国旗，全体干部职工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放声高唱国歌；而升中国科技馆旗时，播放的却是《走向复兴》这首知名歌曲。《走向复兴》创作于2009年，由李维

福作词、印青作曲，是一首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献礼的歌曲，后被选入音乐舞蹈史诗《复兴之路》和国庆60周年大阅兵联合军乐团演奏的压轴曲目。

作为国家级科技馆，中国科技馆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馆歌，升馆旗时奏响的也是其他歌曲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到中国科技馆馆职党委书记三年多来，我一直倡导面向社会征集中国科技馆馆歌，今尝试撰写歌词一首，不惧献丑露拙，期待抛砖引玉，引得业界贤达共襄盛举，玉成心愿。

拙作《中国科技馆馆歌》主歌共分三段：“传播科学技术知识，破解未知世界奥秘，我们是科技教育的先导者；热心辅导，精心培育；体验科学，启迪创新；担负起求知探索的崇高使命。//研发开启智慧之门，高扬科学精神火炬，我们是科技馆事业的引领者；鲁班解锁，科学探秘；智慧建设，标准引领；打造国际一流科普教育基地。//搭建学习借鉴平台，分享科技魅力，我们是科学文化的国际传播者；中国方案，民族话语；合作交流，共赢互利；致力于开辟文化传播新天地。”

《中国科技馆馆歌》副歌为：“至臻至谨，共创同心，努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，争做建设科技强国的科普主力。”

福作词、印青作曲，是一首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献礼的歌曲，后被选入音乐舞蹈史诗《复兴之路》和国庆60周年大阅兵联合军乐团演奏的压轴曲目。

作为国家级科技馆，中国科技馆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馆歌，升馆旗时奏响的也是其他歌曲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到中国科技馆馆职党委书记三年多来，我一直倡导面向社会征集中国科技馆馆歌，今尝试撰写歌词一首，不惧献丑露拙，期待抛砖引玉，引得业界贤达共襄盛举，玉成心愿。

拙作《中国科技馆馆歌》主歌共分三段：“传播科学技术知识，破解未知世界奥秘，我们是科技教育的先导者；热心辅导，精心培育；体验科学，启迪创新；担负起求知探索的崇高使命。//研发开启智慧之门，高扬科学精神火炬，我们是科技馆事业的引领者；鲁班解锁，科学探秘；智慧建设，标准引领；打造国际一流科普教育基地。//搭建学习借鉴平台，分享科技魅力，我们是科学文化的国际传播者；中国方案，民族话语；合作交流，共赢互利；致力于开辟文化传播新天地。”

《中国科技馆馆歌》副歌为：“至臻至谨，共创同心，努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，争做建设科技强国的科普主力。”

